

光明少年叢書



剛毅學校

卡維林著

翟松年譯

L2

光明少年叢書

剛毅學校

蘇聯卡維林著
翟松年譯



光明書局出版

В.КАВЕРИН
ШКОЛА МУЖЕСТВА

本書根據

蘇聯國立兒童文學出版局 1949 年刊印本譯出

一九五二年九月發排 ·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光明書局出版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 九六四二〇

初版 0201—10000 冊

定價 5,800 元

目次

鷹兒飛	五
鈕扣兒	一七
剛毅學校	二六
金柳樹	二九
游擊隊醫生	三三
兒子	四四
小兵們	五四
腰帶	六四
三個人	七五
比死還要強	八六

穆依斯托·····	九五
第一個故事·····	九六
第二個故事·····	一〇〇
第三個故事·····	一〇三
第四個故事·····	一二一
臨別的禮砲·····	一二九
最必需的東西·····	一三三
三次相遇·····	一四一



鷹兒飛

童年時，有一種叫做『鷹兒飛』的遊戲。它的玩法是在一株老橡樹的兩個枝葉茂密的結實樹枝中間，搭上個棚子，整天呆在那裏，度過夏季那些漫長的白晝。這些漫長的白晝是從涉越小溪的畜羣的沉重踐踏聲開始，而以響亮單調播散很遠的鋸子的旋律來結束的，因為每到傍晚時候人們就在磨坊裏飽起木板條來。於是，帶上一本講祕魯人爲保衛自己稀奇美麗的城市而跟探險家們打仗的書，避開人羣隱藏起來，做『鷹兒飛』，——這在當時算是一種遊戲。

現在一切都那麼類似這種遊戲，但同時又那麼不成事體！從設有瞭望站的松樹頂上，可以望見地面上微微凸起的

一條一條的掩蔽壕。在稀疏樹叢的右邊，架着許多匆忙偽裝起來的德寇大砲，左邊是一條河，河裏漂流着被打壞了的渡口的碎木片。是啊，這已經不是遊戲了！

這棵松樹是長在山溝上。要往瞭望站去，除開這條山溝外，是沒有其他道路好走的。馬爾泰諾夫命令把這條山溝埋上地雷，巴寧像在鄉下幹活兒一樣從容不迫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就一位那麼年輕、面頰緋紅而又快樂的小伙子，那樣從容不迫是非常使人奇怪的。担任瞭望工作的紅軍，除巴寧以外，還有托契洛夫、卡普斯金和魯梅爾。魯梅爾是列寧格勒大學的研究生，人長得又高又黑，戴着眼鏡。起初，大家都有些怕他，因為他是『學者』。巴寧是個愛逗樂子的快活傢伙，有一次曾帶着尊敬的樣子談起魯梅爾來，說他有『文明的頭腦』。後來，大家所以都和魯梅爾混熟了，尤其是因為他那『文明的頭腦』並未妨礙他去模倣著名的演員和講笑話。卡普斯金在他們當中年紀最大——是一個留着鬚鬚、沉默寡言、有家眷的人。他的職業是木匠，但就才能來講，却是一個獵迷，他聽到鳥叫的聲音，就能分辨出那是什麼鳥來，他在森林裏就像在家裏一樣。

·
馬爾泰諾夫不喜歡談論自己，而且在這種日子裏也沒有時間來回憶過去。有一次，

因爲他夠不到被長身材的卡普斯金吊得高高的粥鍋，這才想到他的矮小身材怎樣使他吃了一輩子的苦頭。但現在，這却是一個優點了。他坐在松樹上，就彷彿一隻綠色鳥兒似的，人們看不見他，也聽不見他。但是他那並不洪亮的語聲却用我們大砲的隆隆聲，在整個樹林裏發出了回響。在改正砲火射擊上，團裏沒有一個人能勝過馬爾泰諾夫。這條綿長的戰線上的最重要一段交給他負責，不是沒有道理的。

前三天，一切都很好。瞭望哨設得距離德寇陣地非常近，所以馬爾泰諾夫一切全望見了——那簇美麗得可疑的樹叢，從樹叢後面突然出現的裝載軍需品的卡車，以及那片遮蔽着廚房或運油車的極高的灌木林。他對於展開在他面前的景物是熟識的，所以就連一個最微小的變化也不用想逃過他的眼睛。他低聲報告所看到的東西，於是我們的大砲便很聽話地照着那些卡車、運油車和準備進攻的德寇部隊轟去。

第四天，天剛亮，兩顆迫擊砲彈落在瞭望站的陣地上。這可能是偶發事件。但是經過不久，這『偶發事件』又重演了一次。

第一個受傷的是托契洛夫。他被彈片炸傷了胸部和大腿。魯梅爾和卡普斯金給他包

繫好，把他安置在懸崖下面的隱蔽地點。他默默地躺着，毫不呻吟，但是快到傍晚時，他把證件交給中尉，並請求魯梅爾把他到瞭望站來時就給姊姊寫好的信唸一遍讓他聽：『親愛的姊姊，也許我不能和你見面了。不要爲我難過吧。你一生爲我受了許多累，替代了母親，我希望你知道我是很感激你的。』

『現在還要添上點，』托契洛夫聲音微弱地說。

『添上點什麼呢？』

『你自己寫些呀。』

魯梅爾摘下眼鏡，注意地望了望他。托契洛夫躺着，情形很嚴重，他的臉已經變了樣子，顯得很蒼白。

『老兄，她對我是很嚴厲的，』他沉默了一會說道，『她已經老了。是她把我撫育大的。』

魯梅爾沒作聲。

『中尉是要寫的，』他說，『我們也要寫，伐西亞。你還會好起來。』

「不會了……可是你們要寫些什麼呢？」

他把馬爾泰諾夫和魯梅爾兩人寫在信紙背面上的話聽了兩遍。

「用不着說什麼英雄啦，」——他說，「我能算什麼英雄呢！就這樣寫好了：『於是他忠誠地盡了共青團員的天職。』」

夜間，他死了。

現在已經十分明顯，瞭望站是被人懷疑到了，不然德寇是不會單朝着這個陡峭的長着松樹的高地射擊的，因為像這樣的高地在附近多得很多。瞭望站幾乎暴露出來了。剩下的四個人雖然只靠一根細電話線和千萬同志們維持着聯繫，但在他們的生活中並未發生任何變化。現在由這根電話線傳達了對於馬爾泰諾夫枯燥無味報告表示衷心支援和友愛的話。他們依舊輪流攀上那棵老松樹；展開在他們面前的——無論在白晝、在傍晚和夜間的照明下——仍然是那幅景色。同往常一樣，多才多藝的卡普斯金用乾糧做出一種類似午餐的東西，愛逗樂子的巴寧打趣他，魯梅爾講着笑話。

他們已在夜間把托契洛夫埋在老松樹底下了，不過他彷彿仍然活在他們中間。關於

托契洛夫一字不提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他們到底沒有談起他來。死亡是那麼逼近，最好不去講它，也不去想它。

毫無疑問，如果他們能夠還擊，也許心裏會舒服些。但是那樣一來，瞭望站就會被完全發現了。

他們可以換個地方。但是好處不大，而在瞭望上却要損失很多。

他們可以返回自己的部隊。團長曾問過中尉兩次：『有沒有必要啊？』但是照中尉的意見，是沒有必要的。

在岩石間爆炸的砲彈，越發頻繁了。時刻都有大量的石塊——被擊碎的岩石——像暴雨似地落進掩蔽壕來。有一次，電話線被石頭打斷了，巴寧不顧瘋狂的強烈的砲火，在灌木叢裏爬着尋找故障，差不多足有半個鐘頭的工夫。

又有一次——這次更壞了——石塊把魯梅爾的眼鏡給打碎了。他自己就曾講過，他不戴眼鏡『距離一公尺遠便分不清那是一隻母雞還是一挺機關槍』。現在在老松樹上換班的只有馬爾泰諾夫和卡普斯金了。

第四天快要過去的時候，德寇開了砲。

在這一分鐘以前，還是按照這一小塊蘇維埃土地上所形成的一種自然規律把一整天度過去的。他們一向是按時吃飯，輪班睡覺。白晝與黑夜總還有點不同。可是現在一切都搞亂了。

就連他們所呼吸的老松樹林子裏的又清新又涼爽的空气也變了樣子——它呼嘯、發怒，使人感到可怕。它會猛然衝上前來，投擊在岩石上。甚至當轟擊停止了，那在頭上飛過的砲彈的可厭噪聲還長久地留在耳朵裏面。不過任甚麼全沒改變。同往常一樣，在枝葉茂密的老松樹上有一個人坐着，任何東西都溜不過他那銳利的不眠的眼光。

第五天夜裏，魯梅爾受了傷。他誰也沒告訴，就在黑暗裏掙扎着自個兒把肩膀和大腿包紮起來，這夠多麼糊塗啊。他解釋說這算不得一回事，他還想講講怎樣受了傷的笑話……可是一瞧見馬爾泰諾夫和卡普斯金那麼正顏厲色地望住他，於是剛說了半句就打住了。

『同志們，你們這是幹嗎呀！』他快活地說，『真的，沒甚麼要緊。瞧啊，它不是



還能動彈嗎。」

他於是極力去伸動那條受了傷的腿。

馬爾泰諾夫沉默着。

『你把他帶到指揮所去吧，』他對卡普斯金說，『我這就對指揮員講，讓他派衛生員來。』

於是在瞭望站上就剩馬爾泰諾夫和巴寧兩個人了。

任甚麼全沒改變。老松樹被砲彈打倒了，馬爾泰諾夫又爬到稍下面一點的一棵松樹上。現在他眺望德寇的陣線已經不像原先那麼順手了，但是他還跟從前一樣頑強地給我們砲隊指示目標，使德寇往陣地運送人員和軍火不得不遠遠繞開這個瞭望地區。砲彈炸斷了野戰電話線，巴寧去到灌木叢裏尋找故障有很長時間了。他從第六天深夜出去以後就沒再回來。馬爾泰諾夫下了樹，臥在掩蔽壕裏等了他很久。最後，馬爾泰諾夫去尋他——發現他倒在殼壕裏，胸部被槍彈射穿了。巴寧找到了斷線的地方，把它接上了。那根電話線，原來還在他那僵硬的手裏握着呢。

任甚麼全沒改變——線路修好了。又可以工作了。但是當馬爾泰諾夫攀到上面去的時候，他一眼便望見德寇已經轉移了陣地，正在包抄那由他担任觀測的砲隊呢。他把這種情況報告了團長。關於巴寧戰死的消息，他連一個字都沒提。

終於到了第七天——那是該拿起死難同志的武器準備進行防衛的一天。

黎明時，馬爾泰諾夫望見德寇在往前移動，但這次不跟原先那樣朝着他所在的西方，而是朝着直接靠近我們陣地的東方。

他臉上受了傷，雖然並不嚴重，却很疼痛，——準是彈片傷着了甚麼神經。他差不多餓了。他已經兩晝夜沒吃東西。可是瞭望工作依然在進行。

六七點鐘時，電話線又被炸斷了，這才使瞭望工作停下來。馬爾泰諾夫以不自覺的準確記下了停止瞭望工作的那分鐘，這種不自覺的準確使他自己都驚訝了。他揹上自動步槍，開始把手榴彈塞到口袋裏。

褲後面那個口袋，手榴彈塞不下。他伸手把裏邊的扎記本掏出來。他把它握在手裏。沉思了一下，於是胳膊一揮，就丟進岩石縫裏。手榴彈要比扎記本更寶貴呢！

德寇準以爲在那散亂着被轟燬的松樹樹幹的陡峭小山背後有我們上百的戰士，所以他們向這座小山走過來以前，又朝它上面傾注了一陣彈雨。馬爾泰諾夫等待着，隨後便開始小心地順着灌木叢朝那條小河岸上還可望見是渡口的殘破地方爬去。河岸上長滿茂密的蘆葦，它那黃綠色的一條線差不多蜿蜒到我們的左翼。

他朝河岸爬去。許多德國兵從蘆葦叢中立起身跑了，嘴裏喊着甚麼……

昨天，下了反攻命令。我們的隊伍用佯渡騙過德寇以後，就由淺地方涉過河去，從後方打擊了他們。

那個設有瞭望站的高地已經在後邊了，現在指揮所就駐在上面。輪着那棵被砲彈打倒了的老松樹的山溝裏。團長走到上面。從這裏有七天七夜一直響亮着全團所傾聽的語聲、一個爲千萬相識和不相識的朋友所衷心希望他成功和平安的人的語聲。這個人如今沒下落了，毫無疑問地是陣亡了。他是團裏最好的瞭望員呢！這是多大的損失呀！

團長想起了穿皮上衣和綠帆布靴的馬爾泰諾夫的矮小身材。他不禁歎了一口氣，於是便順着窄狹的消隱在山間的羊腸小道，下了政治部的地下室。

團長走進了地下室；一個穿皮上衣、頭上繫着綳帶、身材矮小的人起來迎接他。他站着，攙攙蕩蕩地；人們把他扶住了。他往前走了一步，用清晰而嘶啞的聲音說道：

「報告少校同志：中尉馬爾泰諾夫歸隊了。」

